

三个平面语法观下的舒城方言“X得很” 结构考察

王 源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 合肥

收稿日期：2023年12月19日；录用日期：2024年2月12日；发布日期：2024年2月19日

摘 要

“X得很”结构是舒城方言口语交际中的常见表达。文章立足于三个平面的语法观，从动态分析角度对舒城方言中“X得很”这一结构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特征进行分析，认为“X得很”是一种通比结构，有一定的主观性和评议性；“X得很”结构还具有加深语气程度，突出地传达说话者情感的语用价值。

关键词

舒城方言，“X得很”，句法特征，语义特征，语用特征

A Study on the Structure of “X De Very” in Shucheng Dial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Plane Grammars

Yuan W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Received: Dec. 19th, 2023; accepted: Feb. 12th, 2024; published: Feb. 19th, 2024

Abstract

The “X De Very” is a common expression in oral communication in Shucheng dialect. Based on the grammatical view of three plan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yntactic, semantic and pragma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ructure of “X De Very” in Shucheng dial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analysis, and believes that “X De Very” is a general structure with a certain subjectivity and evaluative nature. The “X De Very” also has the pragmatic value of deepening the tone and conveying the speaker’s emotions prominently.

Keywords

Shucheng Dialect, “X De Very”, Syntactic Features, Semantic Features, Pragmatic Features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舒城县位于安徽省中部，隶属于六安市。舒城方言属于江淮官话的洪巢片，包括“舒龙腔”和“庐平腔”两种。其中“舒龙腔”主要是马河口镇、城关镇、干汉河镇、桃溪镇等地人的话语腔调，该腔调是舒城方言的主体，与合肥话较为相似。“庐平腔”是舒城县西南地区与岳西、桐城、潜山等地交界地域人们的话语腔调，这种腔调类似于安庆话。本文讨论的舒城方言以马河口镇、城关镇、干汉河镇、桃溪镇等地的“舒龙腔”口音为准。

“X 得很”是汉语中一种比较常见的表达，表示“程度高”的意思。《现代汉语八百词》：“‘很’用在‘得’后，表示程度高。在普通话中，能用在‘得很’前的形容词、动词不多。”[1]前人对于现代汉语和方言中“X 得很”这个结构有过不同程度的考察研究。目前对“X 得很”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普通话的范围。如王国栓、宁彦红(2002)从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的角度充分论证了“X 得很”来源于江淮官话等方言，而不是普通话的固有格式[2]。孙苗苗(2016)从内部组配、历史发展和语用价值三个方面较为详实地考察了现代汉语中“X 得很”结构[3]。而地方方言中“X 得很”结构运用情况的考察则只有零星的研究。如龚晓亮、朱品馨(2018)分析了曲靖方言中“X 得很”结构，发现其可以表达多种不同的语气和态度[4]。

舒城方言中“X 得很”结构在意义上与普通话中的“很 X”基本相同。普通话中，“很 X”的使用频率远高于“X 得很”，并且可以进入“很 X”结构的词汇远多于可以进入“X 得很”结构的词汇[5]。而舒城方言中“X 得很”结构的使用频率较高。此外，舒城方言一般不使用“很 X”格式，而是用“真 X”和“X 得很”的结构形式表达。

2. “X 得很”结构的句法特征

2.1. “X 得很”的构成特点

2.1.1. 形容词 + 得很

- a. 生理感觉类：辣得很、苦得很、香得很、鲜得很、吵得很
- b. 心理感觉类：脏得很、凶得很、意赖得很(恶心)、砸气得很(生气)
- c. 品质性状类：肘得很(不听话)、蠢得很(品质差)、排场得很(好看)、俏痞得很(帅气)、过劲得很(厉害)
- d. 抽象意义类：阴得很(慢)、快当得很、麻烦得很、方便得很、热闹得很
- e. 空间范围类：阔得很、偏得很、正得很

郑怀德、孟庆海在《汉语形容词用法词典》中说明，绝大部分的性质形容词都可以进入到“X 得很”结构中[6]。“形容词 + 得很”组合在舒城方言中很常见，其中形容词可以具体划分为生理感觉类、心理感觉类、品质性状类、抽象意义类和空间范围类。日常交谈中在形容词后面加上“得很”，从而凸显

说话人的语义表达和感情色彩变化,这种表达形式是舒城当地人的口语交流的常见格式。状态形容词如“雪白”“黧黑”“通红”等,本身已表示特定的状态,而且程度较深,通常不与“得很”组合。此外,虽然性质形容词大部分情况下都能够进入“X 得很”结构,但是“得很”不能与 AABB 式(开开心心)和 ABAB 式(紧实紧实)等形容词的重叠形式搭配。形容词的重叠一是用来表示程度的深浅,二是用来表达不同的感情色彩。形容词的重叠形式与“X 得很”用法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但这两种表达不能组合,进一步深化语义和感情色彩。

2.1.2. 动词 + 得很

- a. 佩服得很、感谢得很、浪费得很、偏心得很、喜欢得很、团结得很
- b. 抠得很、馋得很、吃亏得很、投机得很、讲究得很、放心得很

在舒城方言中,“动词 + 得很”的组合比较灵活。动词可以是及物动词,如佩服、感谢、浪费等;也可以是不及物动词,如吃亏、讲究、放心等。从词义方面来看,褒义词、贬义词和中性词都可以与“得很”组合,但是中性动词数量较少,以贬义动词和褒义动词居多,如佩服、感谢、喜欢、团结、放心都是褒义词,抠、投机、讲究、浪费、偏心都是贬义词,馋是中性词。从搭配动词音节的数量来看,“动词 + 得很”的组合中大多数动词都是双音节动词。

2.1.3. 名词 + 得很

- a. 火得很、土得很、水得很、面得很
- b. 妖精得很、意外得很、淑女得很、垃圾得很、理想得很

在舒城方言中,相较于其他词类,可以进入“X 得很”结构的名词数量较少。时间名词、处所名词、方位名词均不能进入该结构,部分物质名词和抽象名词可以搭配“得很”,如“火得很”和“妖精得很”。“火得很”有两个意思,一是表示有名气、名声大;二是表示生气发火。“妖精得很”一般是大人形容小孩子古灵精怪,表达对小孩子的喜爱。从搭配名词音节的数量来看,“得很”与单音节、双音节名词都可以搭配。

2.1.4. 短语 + 得很

- a. 天热得很、脾气躁得很、皮厚得很
- b. 要命得很
- c. 癞皮得很

舒城方言中,“短语 + 得很”的组合不多,但使用频率却很高。a 组“天热得很”“脾气躁得很”“皮厚得很”中“天热”“脾气躁”“皮厚”是主谓短语。b 组“要命得很”中“要命”是动宾短语,表示某事或者某人让人难以应付处理。c 组“癞皮得很”中“癞皮”是定中短语,表达耍赖、不讲理的意思。此外,能愿动词“能”“会”可以后接单音节动词与“得很”组合成短语,如“能干得很”“能吃得很”“会讲得很”“会唱得很”等,表示对某个人某种能力的肯定。“短语 + 得很”组合在句中一般作谓语,是主要的句子成分。

2.2. “X 得很”的句法功能

普通话中的“很 X”结构在句中可以充当谓语、定语、状语、补语。但是,舒城方言中“X 得很”结构在句中只能充当谓语和补语。“X 得很”还可以与句末语气词“哎”“嘛”等搭配,作独立结构使用,表达说话人不同的语气和情感态度。

2.2.1. 谓语

- (1) 今个(今天)中午的汤鲜得很。
- (2) 老王家里头(妻子)讲究得很。
- (3) 这个衣裳都土得很, 下回拜(不要)穿了。
- (4) 他打牌都癞皮得很, 人都不跟他玩。
- (5) 他家那两个侠们(小孩)都肘得很。

例(1)至例(4)分别是“形容词 + 得很”“动词 + 得很”“名词 + 得很”“短语 + 得很”在句子中充当谓语成分。在充当谓语的时候, 这一结构前经常会加上“都”。如例(3) (4) (5), 这里的“都”并不是表示范围的副词, 而是对句子中后面“X 得很”结构的语义起强调作用。

2.2.2. 补语

- (6) 你看他吃得香得很。
- (7) 我现在不吃药不照, 身上疼得吃亏得很。
- (8) 这家蛋糕店开得火得很, 外头经常排队。

例(6)到例(8)分别是“形容词 + 得很”“动词 + 得很”“名词 + 得很”组合在句子中作补语成分, 补充说明句意。“短语 + 得很”组合在句中一般只作谓语, 不充当补语成分。

2.2.3. 独立结构

- (9) 甲: 我这次比赛只拿个第二名, 没有拿到第一名。
乙: 好得很嘛。
- (10) 甲: 张子(现在)买东西, 钱都花到包装上去了。
乙: 是滴呢! 假得很哎!

“X 得很”还可以与句末语气词“哎”“嘛”等搭配, 常作独立结构使用。语气词“哎”“嘛”等与“X 得很”搭配时, 起加强语气, 表明态度的作用。如例(9)中, “好得很嘛。”表达了说话人满意、肯定的态度, 透露出对对方的鼓励。例(10)中的“假得很哎!”不仅表明了说话人的赞成语气, 还突出了对所谈话题的不满和无奈的情绪。

3. “X 得很”结构的语义特征

从语法意义上说, 舒城方言中“X 得很”基本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很 X”, 如“好得很”就是“很好”的意思。吕叔湘先生(1956)指出: “表示高度的词语, 如‘很、怪、太’久了也会失去锋芒, 不再表示那么高的程度。”[7]在现代汉语中, “很 X”原本是程度很高的意思, 但是由于交际使用中程度磨损的作用, “很 X”的语义程度往往逐渐削减。在舒城方言中, “X 得很”一方面可以表示语义程度之高, 另一方面还可以表明说话人的主观认识, 突显其态度的强弱和情感的倾向。“X 得很”在语义上具有以下特点。

3.1. “X 得很”是一种通比结构

所谓通比, 是相对于单比来说的。单比是单个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比较, 而通比是某个个体与它所在集体的其他所有个体进行比较。换言之, 通比是整体的比较, 比较的对象是不确定的, 并且不能在句子中出现[8]。在“X 得很”结构中, “很”表示的是通比性程度。“X 得很”结构并不依靠某几个特定对

象之间的比较来突出计量上的差异，而主要是表达说话人对于事物性质状态的大致水平的主观认知。如：

- (11) 今个(今天)天热得很。
 (12) 这个老头子大冬天还在河里头游泳，身体扎刚得很。
 (13) 你们秧都栽完了啊！快当得很嘛！

例(11)中，“热得很”强调的是今天的温度比前几天的温度更高，但句子中并不出现明确的比较对象。例(12)中“扎刚得很”意在突出这个人的身体比一般同龄人的身体要强健，而不是与某一个特定的人相比较。例(13)中“快当得很嘛！”表明对方栽秧速度比往常快，至于具体快慢的程度并不需要通过计量的差异来比较说明。

3.2. “X 得很”具有主观性和评议性

“很”所表示的意义一般带有某种程度的主观性，并没有一个确定客观的衡量标准。“X 得很”结构的主要语法功能就是对某一个人的行为或者某一事物的性质进行评说。如：

- (14) 这个沙瓢瓜好吃得很。
 (15) 我刚刚买的这件大衣面料又舒服，格式又好看，我理想得很。
 (16) 隔壁家那个侠子(儿子)孝顺得很，他妈生病这么多年，把他妈生活照顾得好好的。

例(14)中“好吃得很”是说话人吃西瓜时生理上的主观感受，表明沙瓢瓜的口感满足了说话人的味觉要求，达到了说话人心中理想的标准。例(15)中“理想得很”是说话人心理上的主观感受，表达了对自己所买的这件衣服的喜爱和满意。例(16)“孝顺得很”是说话人对这个儿子的行为的评价，表现了说话人的赞扬和认可。

4. “X 得很”结构的语用特征

语法研究中的语用特征是就词语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来说的。语用分析偏重于表达，是一种动态的分析，主要考察人们如何用词语组成句子来表情达意。语用分析包括行为类型、增添等。行为类型指语句的表达功能或交际目的，如叙说、描述、请求等。增添指在话语中增加一些词来表示问候、回应、猜测、评价等[9]。以下是从行为类型和增添两个角度来对“X 得很”结构来进行分析。

4.1. “X 得很”可以加深程度，增强表达效果

舒城方言“X 得很”结构与普通话“很 X”结构在语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都可以用来表达说话人的主观认识。但是，相较于“很 X”，“X 得很”往往强调的程度更深，还能够产生特殊的表达效果。如：

- (17) a. 你尝尝，我今天炖的汤很鲜。
 b. 你尝尝，我今个炖的汤鲜得很。

例(17) a 只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表明汤的味道鲜美。而例(17) b 不仅是说话人对汤的味道鲜美的陈述，还进一步突出了“鲜”的程度之深。此外，从语义补偿机制方面看，“X 得很”与“很 X”相比，“很”字位置后移，相应的语义的焦点也后移到“很”字上，从而使所要表达的程度提到了一个极高的层次。

4.2. “X 得很”可以加强语气，增加情绪性

在实际的交谈中，不同的表义效果和语用效果的产生一般取决于说话人的主观情感和会话语境的不

同。“X 得很”可以表达说话人的一种正面的评价，也可以用来否定某人的行为或者某件事物的性状。甚至，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同样的一句话可以表达完全相反的两种意思。例如：

- (18) 这两天货比较多，我忙得很。
 (19) 年轻人浪费得很，这些东西都还能用，全都给扔的着。
 (20) 你现在过劲得很嘛，这几个菜炒的真排场。

例(18)中“忙”是中性词，“忙得很”是对客观事实的陈述。例(19)中消极、否定意义的“浪费得很”在句中用来表达批评的态度，体现了说话人对年轻人的浪费行为的不满情绪。例(20)中积极、正面意义的“过劲得很”在句中用来表达说话人的认可和赞扬。此外，褒义词在特定的语境中还可以表达否定的语气。如“这伙子学习不好好学，打架过劲得很。”这里“过劲得很”本身是积极的、正面的意义，但是在具体的语境中，强调的是说话人不满的语气和对这个小孩子的负面评价。

5. 结语

综上所述，舒城方言中“X 得很”的构成成分多样，语义丰富，用法灵活，对意义的表达和理解离不开具体语境的支持。从句法特征看，“X 得很”结构与形容词、动词、名词、短语都可以搭配，并在句中充当谓语、补语成分，也可以与句末语气词“哎”“嘛”组合作独立结构使用。从语义特征看，“X 得很”是一种通比结构，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评议性。从语用特征来说，日常交际中恰当地使用“X 得很”结构可以加深语气程度，升华表达效果，还可以强化说话者的某种态度，使语言更突出地传达说话者的情感。

参考文献

- [1]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修订本)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99.
 [2] 王国栓, 宁彦红. 试探副词“很”和语法格式“A 得很”的来源[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1): 68-71.
 [3] 孙苗苗. “X + 得很”结构及其语用价值[J]. 文化学刊, 2016(9): 181-183.
 [4] 龚晓亮, 朱品馨. 曲靖方言“A 得很”的句法、语义和语用分析[J].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2018, 39(6): 87-93.
 [5] 张明博. “很 + X”和“X + 得很”格式比较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广州: 暨南大学, 2009.
 [6] 郑怀德, 孟庆海. 汉语形容词用法词典[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2003.
 [7] 吕叔湘. 中国语法要略[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2014.
 [8] 储泽祥, 肖扬, 曾庆香. 通比性的“很”字结构[J]. 世界汉语教学, 1999(1): 37-45.
 [9] 范晓. 三个平面的语法观[M].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6.